

# 从“浅说”到“深描”：《浅说画报》中民国初年女性公共参与的媒介呈现与社会记忆建构

王雪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民国初年是性别传统秩序崩离析的关键阶段，也是女性社会身份的重新塑造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近代画报以图像开民智传新知，是记录历史的视觉媒介，也是推动社会启蒙的大众工具，更是窥探社会转型与女性身份变革的重要视觉史料，其直观留存了女性生活与社会角色的近代变迁图景。本文便以北京通俗画报《浅说画报》为核心研究文本，围绕画报中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社交活动的相关报道，以还原民初普通女性的生存样貌和角色转换过程为依托，研究梳理其特有的图文并茂的叙述方式。

**【关键词】**：《浅说画报》；民国初年；女性公共参与；媒介记忆；社会性别；通俗报刊

DOI:10.12417/3041-0630.26.09.060

## 1 绪论：于市井“浅说”中寻觅女性历史的“微光”

民国肇建，皇纲解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伦理关系、日常生活逻辑，都被这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深深震撼。在这场宏大的转折中，长期以来被正统史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存状态、社会角色、主体意识，也在剧烈的震荡和重塑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回看现有近代女性史研究，章开沅《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以精英女性的革命活动为主线构建政治史框架，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则聚焦知识女性的文学表达与思想变迁，上述研究成就斐然，但目光多集中于精英与宏观结构，对底层女性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公共参与与实践，系统性史料发掘与微观分析稍显不足。而“《点石斋画报》作为晚清文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开启了中国近代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sup>[1]</sup>，所以学界对民国初年民间媒介的关注多集中在《点石斋画报》等城市生活的视觉记录上，大众对《浅说画报》这类更具市井性的民间画报中蕴含的女性议题挖掘尤显不足。

挖掘民间史料、倾听街头巷尾的“浅说”之声，在笔者看来是还原历史全貌、补写女性史基层篇章的关键。“近代报刊是记录社会变迁的“活化石”，其新闻属性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实证材料。”<sup>[2]</sup>《浅说画报》正是这样一份值得重视的民间史料。在报刊刊头“新政总局特准排号认为新闻纸类”的自述，这说明它具备官方认可的新闻属性。陈平原先生也讲过，画报的第一性是新闻性，从内容看，其聚焦对时事的叙述与介绍，并明确注有“中华民国元年”等出版时间，具有很强的时代实时性。该画报以图文并茂、语言浅白为特色，面向城市普

通市民阶层，其中大量关于女性社会活动的报道，不是精英话语精心筛选的“典范”，而是对当时人民生活状态相对原生态的记录。透过这些报道，我们可以打开一扇独特的窗口，去观察民国初年女性公共参与的广度、具体形式以及社会反响。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深入《浅说画报》报刊内容，系统梳理报刊中关于女性公共参与的报道。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浅说画报》以何种叙事方式“浅说”女性的公共参与？其文本具有哪些特征？第二，在这些“浅说”的表层之下，蕴含着怎样的历史信息与深层意义？第三，这种媒介记录行为本身如何参与建构关于女性公共参与的社会记忆？笔者尝试把报刊中碎片化的报道置于民国初年宏观背景下进行解读，力图实现从新闻事件的“浅说”到历史图景的“深描”。

## 2 “浅说”之形：《浅说画报》女性公共参与报道的叙事图景与文本策略

作为民国初年北京市民通俗读物的媒介基因，《浅说画报》中对女性的相关报道，也为女性公众参与的报道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这些报道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叙事范式，稳定在“事件聚焦，情景速写，价值悬置”上。这一范式与该画报的商业定位、读者群体和时代技术条件相互适应，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其独特的内容面貌。

### 2.1 事件聚焦、场景速写与价值悬置的叙事范式

《浅说画报》对女性公共参与的报道形成了“事件聚焦、场景速写、价值悬置”的叙事套路。报道多以短小、信息有限的简讯式“豆腐块”或标题新闻形式出现。就如关于女性爱国捐募这一现象，该画报以“女子爱国热”、“女士热心国民

作者简介：王雪（2005—），女，汉族，山东曹县，中共预备党员，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本科在读，历史学专业。

捐”、“北京女子爱国捐出现”等标题呈现，不直言观点，但这些报道的出现，正是对女性身份及其正向行为的逐渐认同。此外在《女学生辫子被剪》一篇中，编者以“恶作剧”定义该行为，刻意消解其反旧俗的进步意义，暗含对女性突破传统的不认同。在此，编者把相关事件当作市井新闻，根据行为与传统秩序的契合度选择叙述方式，都不言明价值评判，将“倾向性的均衡”贯彻于内在隐形倾向之中。这根植于刊物商业性、大众性的定位，形成了叙事的稳健性范式。

## 2.2 语言的俚俗化、口语化与市井白描风格

陈平原先生便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就提出“低调启蒙”这一概念，这类通俗画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面向大众，呈现新知与时事，通俗易懂<sup>[3]</sup>。在《浅说画报》中就大量采用了北京方言土语与日常口语，以适应市民读者的阅读能力，这种做法营造了强烈现场感与代入感，符合市民通俗读物这一特征。这种风格在《姑娘拉洋车》这一报道中体现得尤为典型：“十三号下午四点本馆访员，由大兴县对面路南经过，见一位年逾二十九的大姑娘，拉着一辆东洋车，上头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坐着，在该处来来往往，跑得倒是很快。仔细一看那个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不像是贫苦人家的女子。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个□□□（咳）”

本篇报道以“本馆访员”的目击视角展开，将“大姑娘拉洋车”与“男子坐着”形成对照，定格到女性从事传统男性体力劳动的社会新象。短促的节奏描摹动作利落，结尾的留白与“咳”字以欲言又止的方式收束，保留了市井传闻的神秘色彩。全文没有加议论或道德评判，纯以白描与口语，呈现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新角色以及市井社会对此的复杂态度。报道女性其他公共行动时，画报亦摒弃抽象概括，它转而使用“提倡”“捐”“热心”“创办”“请愿”等具体动词，将“公共参与”转化为可感的日常动作片段。

## 3 “深描”之质：碎片文本背后的历史世界与多维意涵

若将这些看似零散报道进行“深描”与整合性解读，联系民国初年政治动荡、经济变迁、思想激荡与社会重组的历史脉络，去穿透《浅说画报》“浅说”的表层叙事策略，我们便能够从中挖掘出丰富多层次的历史信息，挖掘出深层的社会意涵。

### 3.1 史料补正价值：拼贴出一幅普通女性公共参与的多元光谱

《浅说画报》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凭借市井视角捕捉并定格了精英史观宏大叙事中长期失语、面目模糊的普通女性的行动瞬间，可以拓展对民国女性公共参与形态的认知范围。

### 3.1.1 经济领域的参与：爱国捐募的微观实践与国民义务的践行

在报刊中显示，女性的爱国捐募行为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呈现出清晰的多层次性与多样性。如以下几篇报道：在《女子提倡国民捐》中记录了张蓬英等女士在“公会”等公共场所进行的组织化宣讲与倡导；在《女士热心国民捐》中描绘了樊榕女士作为直隶女校监督（校长）捐出月薪百元，践行国民义务的个体示范；在《北京女子爱国捐出现》则指向吴仲成夫人、赵豫女士等人发动的具有集体动员性质的女界专项捐募；在《苏界女子之爱国热》中呈现了寓居租界的女性群体以同乡或社群为纽带主动响应国民捐募的社群性行动；在《张女士募捐》中记录了天津女子高等学堂教习张星华发起的“节费一元”学界集体倡议；而在《花界爱国热》中青楼女子以义演售票方式集体筹款，则是底层女性爱国实践的典型例证。

综合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民国初年，“国民捐”作为一种国家财政动员手段，在女性群体中实现了广泛渗透。精英妇女的组织动员、或是学界个体的示范、租界社群的响应，甚至是普通市民的参与和底层女性的集体行动，各层女性通过捐钱——这一最直接也最务实的方式，与新兴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在经济上建立了联系。她们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作为“国民”应尽的义务，也从经济层面确证了自身与国家命运的关联。

### 3.1.2 教育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拓展：从慈善到建构的转变

“画报凭借其独特的媒介属性和社会关怀，成为连接女性与社会的桥梁，使女性阅读得以突破家庭空间，走向社会空间。<sup>[4]</sup>”而在《浅说画报》中这种“连接”具体体现为对女性超越传统慈善范畴、参与社会基础性建设的记录。以《秋瑾女学将成》、《创办八旗女工厂》与《关乎女学之近闻》三篇报道为例，《秋瑾女学将成》在纪念革命先烈的同时，更是女性独立自主、谋求智力解放的体现；而《创办八旗女工厂》指向女性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与生产自救，与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以及当时解决旗人生计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关乎女学之近闻》则记录了学部对女子留学出台规范，反映出官方对女子教育的管控与重视，客观上为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奠定了学识基础。

对这些报道进行整合与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普通女性在民国初年的公共参与，不仅仅局限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是广泛渗透于经济捐助、教育兴办、职业培训、社区公益甚至战后后勤等诸多层面，其形式具体、务实而多元，与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并且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 3.2 时代镜像价值：折射公共参与的“初始性”特征与内在张力

《浅说画报》的报道就像一面多棱镜，这面棱镜不经意间折射出民国初年女性公共参与所特有的那种“初始性”状态，

以及隐藏在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矛盾。

### 3.2.1 领域的边缘性与角色的辅助性定位

“在民国画报的视觉体系中，女性形象往往被赋予‘现代性’的符号意义。”<sup>[1]</sup>，《良友》画报就通过视觉叙事，将女性塑造为时尚且休闲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表。与之类似，《浅说画报》虽然风格更接地气，但它同样通过描绘女性的穿着打扮和公共活动，展现出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生活图景。把所有这些报道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当时女性能够涉足的公共领域，基本上要么是传统家庭角色的向外延伸，要么是在非常时期临时参与一下。捐募这件事，可以理解为“管家”理财能力的公共化；兴办女学和女工厂，往往跟“教化”“女红”这些传统性别期待有隐秘的关联；至于军事后勤，则像是母性关怀角色被放大了。在当时的报刊里，政治决策、军事指挥、高层管理这些权力核心位置，几乎看不到女性身影。这就说明，虽然帝制已经倒台了，但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女性参与社会活动被默许在相对边缘和辅助的地带。

### 3.2.2 社会身份的依附性残留与个体形象的模糊性

在一些报道里，女性要靠着自家男性亲属的官衔才能被界定身份。比如《侍郎夫人请球》这篇报道里提到上层社交：“会万国球会于本星期四下午，外务部胡侍郎之夫人邀请会友，来会吃茶，为外务部坤伶，亦习外务云。”，这里的“侍郎夫人”是作为“胡侍郎”的附属身份出现的，她的社交活动死死绑在丈夫的官衔上。由此可见，即使在公共社交场合，很多上层女性还是摆脱不掉“某某氏”这种依附性标签，独立的女性社会身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她们更多是被当作某种社会行为的“行动符号”或者“类型代表”来记录，而不是作为完整的历

史个体被呈现出来。

## 4 从新闻“浅说”到历史“深描”：媒介记忆的生产机制与当代回响

《浅说画报》对女性的相关报道，在传递信息或为商业娱乐外，更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来看，深度参与了一场社会记忆的生产即“民国初年，女性到底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画报将那些易逝、个体的女性公共行动瞬间转化为可流传的图文符号。它通过有选择、有特定方式及重复性的报道，把这些内容纳入集体记忆。这不同于官方正史对女革命家的浓墨重彩，也与启蒙报刊的“新女性”蓝图不同，它记录的是普通女性具体而微的尝试，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市井性。需要指出，《浅说画报》并不总是客观的，有着时代特征下的矛盾，这种矛盾恰恰就是其市井底色，这些记忆碎片，也提供了精英叙事之外的历史见证。

## 5 结论

《浅说画报》以其扎根于市井的“浅说”风格，给后世保存了一份独特“民间档案”，我们可以透过这份档案窥见民国初年女性公共参与的实际情况。画报的报道虽然零散琐碎，却折射出女性走出家门的多种可能路径；质朴直白的笔触，将传统性别规范松动时的细微裂响精准记录了下来；暧昧矛盾的立场，把新旧交替时代社会观念的普遍摇摆真实映射了出来。

对“浅说”报道进行历史“深描”，把这些报道放到连接宏观结构、解读微观行动的具体时空语境当中，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生动的历史现场。在那里，普通女性正以捐银元、参与后勤、兴办学堂等这些具体而微的方式，悄然改写自己的生命轨迹，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重塑社会对“女性何为”的想象边界，这正是市井媒介书写的独特历史回声。

## 参考文献：

- [1] 陈平原.新闻与石印——《点石斋画报》之成立[J].开放时代,2000,(7):60-66.
- [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8.
- [3]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72.
- [4] 乔晓鹏.女学、画报、读书会: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女性阅读秩序重建[J].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01.
- [5] 王景芳,俞鹏飞.近代女性体育形象的现代性呈现——基于《良友》画报的视觉文本(1926—1945年)[J].体育科研,2024.05.